補紅樓夢/第十七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十六回　林如海觀書疑黛玉　賈夫人借故問鴛鴦

補紅樓夢
第十七回　賈母惡狗村玩新景　鳳姐望鄉台潑舊醋
娜嬛山樵
1813年

第十八回　張金哥逢賈母喊冤　夏金桂遇馮淵從良

話說賈母過了奈河橋來，忽見一片桃花間著萬株綠柳，十分有趣，便叫住轎。賈珠忙下了馬，到賈母轎前。賈母道：「這個地方兒很有趣兒，你看桃紅柳綠就像畫兒一樣。等我瞧瞧這個景致兒再走。」賈珠道：「我攙老太太下轎來看看。」賈母道：

「不用這麼著，我就在轎子裡坐著瞧瞧兒罷。」只見一群牧童過來，都騎在牛身上，也有吹著短笛的，也有放風箏兒的。那柳樹陰裡，也有些茅屋人家，也有酒店，樹梢頭挑著酒帘，也有遊人帶了酒肴在那裡踏青，席地而飲的，三個一攢，五個一簇。柳陰之下，又有小橋流水，也有人在那裡釣魚。

正在看的高興，忽然那茅屋籬邊走出一隻狗來，那狗從沒見過這些人夫轎馬的，便遠遠望著叫起來了。這一家的狗叫，便引了那別家的狗聽見了，也都出來叫了，叫著便都跑向轎前來了。少頃竟聚了百十隻大狗，圍住了賈母等的大轎，咆哮亂叫。賈母和鳳姐都怕起來了，賈珠忙叫人把預備下的蒸饃，四下裡撂了有兩百個出去。那些狗都去搶饃吃去了，便不叫了。

賈母問道：「你們預備下這些蒸饃，原來是知道有這狗的麼？

「賈珠道：「這裡叫做惡狗村，原是有名兒的地方兒，打從這裡過就要預備的，若不預備這些東西，憑你是怎麼喝，怎麼打，他都不怕的。若打急了他，他便上來咬人了。這裡原有景致，有名兒的叫做惡狗村踏青，是冥中八景裡頭的一景呢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景致倒很好，就是才剛兒嚇了我一大跳，還虧的是在轎子裡坐著呢。也怨不得，原來是上了惡狗村了。前頭還到那裡去麼？」賈珠道：「前頭不多遠兒，還有預備的涼棚在那裡。

老太太到了那裡，就可以坐坐，我們有人都在那裡伺候著呢。

「賈母點點頭兒，賈珠珠又上了馬，轎夫抬起大轎。

走不一二里地，來到寬敞之處，只見坐北面南搭著一架大涼棚。到了涼棚，賈珠便先下馬，吩咐落轎，攙了賈母走進涼棚，只見裡面結彩懸燈，鋪設的十分華麗。司棋也攙了鳳姐下轎。賈母便坐在正中炕上，鳳姐便命司棋移開椅子，坐在賈母身側。司棋、鮑二家的侍立兩旁。賈珠就坐在涼棚子門口，看那些男婦老幼，往來收取金銀，十分熱鬧。潘又安送上茶來，司棋連忙接了進去。

鳳姐眼尖，早望見前面搭著一溜席棚，好像茶館一般，門外站著個白髮的老嬤嬤。又見有一群人狀類囚犯，來到棚前。

那老嬤嬤便掇出一盤茶來，分給每人一碗，喝畢去了。少頃又有一群人來，也每人給他喝了一碗，俱有人押解向東而去。鳳姐手裡擎著茶船兒，向司棋道：「你去問問大爺，那個賣茶的老嬤嬤怎麼只賣給出去的人喝，不賣給進來的人喝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司棋便下來詢問賈珠，賈珠道：「那棚裡並不是賣茶的，那老嬤嬤姓孟叫做孟婆。那喝的並不是茶，乃是迷魂湯。

這些出去的人，都是打發脫生轉世的，每人給他一碗迷魂湯喝了，轉世為人就不能知道他前生的事了。你去請老太太和二奶奶再移向外邊些來坐，就看見前頭的六道輪迴了。也瞧見後邊的望鄉台了。」司棋忙走上來，回了賈母。

賈母便和鳳姐教把椅子移在簷前，下來坐了。果然看見南邊立著六個大車輪，上面站著一個赤發紅須的惡鬼，將那些脫生轉世的人，推上車輪轉了下去，就不見了。西邊

有一座高台，約高七八丈，四面俱有階梯，只見有許多的老少男婦爭鬧著四面攀援而上。鳳姐見了，便也高興起來，也動了個望鄉之念，忙問賈母道：「老太太為什麼不上望鄉台去，望望家鄉呢？」

賈母道：「我也老天拔地的了，手腳也不靈便了，沒的白受奔波，望見他們心裡倒又難過，不如不上去的好。」鳳姐道：「老太太懶怠上去，我倒要上去走走，不知可使得使不得呢？」

賈母道：「你既然高興，要上去走走，等我問你大哥哥看，使得使不得？」乃向賈珠道：「你妹妹要上望鄉台去逛逛，這可使得麼？」賈珠道：「既是他嬸娘要上台去走走，等我吩咐把閒人攆淨了，再去不遲。」於是，賈珠便叫過潘又安來，吩咐皂班上的人把台下的閒人攆淨，就是應上台的人也教他們等一會兒。潘又安答應了，帶了些皂役，不多一時，把望鄉台上下的人攆的乾乾淨淨的。

這裡鳳姐留下司棋伺候賈母，自己帶了鮑二家的坐上轎，徑自去了。賈珠又打發潘又安也跟了去，只在台底下照應。原來這座望鄉台只離涼棚有一里多遠，鳳姐來到台下，下了轎，鮑二家的忙攙了他，兩手摟衣攀梯而上。一級一級的慢慢兒踏來，上上歇歇，不多一時，上了巔頂。只見台上並無房屋，竟是青石鑲就的四四方方的一塊平地。每方有三丈多寬，四面白石欄杆，鳳姐扶了欄杆，喘息了片刻，望下一看，但見煙霧迷漫，不辨東西南北。定了一定神，仔細望去，忽見一帶樓台房舍，果是榮國府的景況。再順著房子的形勢望去，只見自己的屋內，紗窗半啟，平兒和巧姐兒都在炕上坐著，做針線活計，鳳姐見了由不得一陣心酸，眼中流下淚來，忙用手帕擦淚。再細看時，忽見賈璉和一個年輕的婦人，在後院春凳上摟抱著，無所不至的玩耍，仔細望去卻是多混蟲的老婆，又重嫁了鮑二的多姑娘兒。於是，鳳姐見了這般光景，心中一氣，兩眼發黑，「嗳喲」了一聲，栽倒在地。嚇得鮑二家的連忙扶起，攬在懷內，叫夠多時，只見鳳姐甦醒過來，罵道：「沒臉的浪娼婦。

「鮑二家的問道：「二奶奶，你怎麼了？」鳳姐這才明白，自己跌倒了。聽見鮑二家的問他，越發生起氣來，待要直說出來，又覺礙口，又怕鮑二家的暗裡笑話他吃醋，但道：「你扶我起來罷，望什麼家鄉呢？倒望了他娘的一肚子悶氣來了。」鮑二家的道：「二奶奶，你老人家望見什麼了，怎麼就跌倒了呢？

「鳳姐道：「你別管他，咱們下台去罷。你可要好生攙著我，我的腿發了軟了。」

鮑二家的不敢再問，只得小心攙扶著，慢慢兒的下台。剛下了兩三級，鳳姐往下一看，心中害怕，腿上越發沒了勁兒了。

正然沒了主意，只見秦鍾在台下叫道：「二嬸娘，別害怕，我上來搦你來了。」說著，便兩手撩衣，一氣兒跑了上來，鳳姐道：「你這個小子，早上怎沒見你呢？你弔過臉去，我扶著你的肩膀下來罷。」秦鍾笑道：「我一早先就來了，這個涼棚就是我看著他們搭的。」說著，便把脊背調了過來，鳳姐一隻手抓住他的肩頭，一步一步兒的慢慢踏了下來。鳳姐道：「我們來了這半天，怎麼總沒瞧見你呢？」秦鍾道：「我只說老太太來還早呢，我先到前面找我的金銀去來。」鳳姐道：「如今你們家裡還有你的什麼人呢，誰給你燒化金銀呢？」秦鍾道：

「我們家那裡還有什麼親人，不過有素日相好的幾個朋友，即如你們家的寶二叔，還有我們相好的柳二哥，他們逢時遇節的燒些銀錢給我。誰知今兒連他們的也沒有了，倒教我瞎跑了一趟。」鳳姐道：「聽見他們兩個人這會子都出了家了，你還想望他們的銀錢呢？你若沒錢使用，到家裡我給你就是了。」說著，早已下了高台，轎夫抬過轎來，鳳姐上了轎，回到涼棚。

賈母笑問道：「你巴巴結結的上了一會兒望鄉台，到底望見了家裡的些什麼人沒有呢？」鳳姐道：「望什麼呢，倒望了一肚子的好氣。」正欲往下說時，卻見賈珠站在棚口，因改口說道：「我望見我們屋裡炕上坐著兩個人，好像平兒和巧姐做針線呢，再沒瞧見別人了。」賈母聽了，也自傷感。鮑二家的道：「二奶奶到底望見什麼了，怎麼忽然跌了一交呢？」鳳姐故意罵道：「浪蹄子，你不好生攙著我，我怎麼不跌交呢？虧了台上再沒外人，你還敢說來了。」賈母信以為真，便把鮑二家的罵了一頓。

鳳姐正坐下喝茶，只見焦大帶了許多人抬著樓庫槓箱上來回話，賈珠忙攔住道：「你就領了他們，都抬到衙門裡去罷，等我回去按著分兒分就是了。」焦大答應了，便領了抬箱的人徑自去了。賈母道：「我們出來了大半天了，也該回去罷。」

賈珠道：「這裡給老太太預備下點心了，請老太太和他二嬸娘吃些東西。進了城，就往七十二司去看看，再回衙門，免得出出進進的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麼著，就把點心拿來罷，天氣也不早了。」於是，賈珠教潘又安掇了四盤點心上來，是一盤桃花燒賣，一盤水晶包子，一盤雞油卷子，一盤牛奶餖飣。司棋接了進去，賈母和鳳姐略吃了些，又喝了一碗燕窩湯。賈母便吩咐司棋拿了下去，「你們吃了罷」。司棋答應，撤了下去。

不一時，便伺候賈母、鳳姐上轎，鳳姐又叫秦鍾隨在他的轎旁，便於問話。賈珠仍騎引馬，一齊進城。順著大街，但見六街三市，熱鬧非常。轉了幾個彎子，早望見王府的正門，氣象巍峨。由東角門繞向東夾道，一直繞到府後，忽見一座虎頭門，馮淵正在那裡手持鑰匙等候開門。見他們到了，便把虎頭門開了，各自一邊迴避去了。賈珠下了馬，命轎夫落下轎，司棋、鮑二家的攙了賈母、鳳姐在前，賈珠、秦鍾在後面相隨，其餘都在外邊伺候。

進了虎頭門，但覺一團陰森之氣侵入肌骨。又見兩邊廊下一帶，房屋綿亙百餘間，每一門外站著一個像貌猙獰的惡鬼。

賈母見了這般光景，不覺心中害怕，乃向賈珠道：「這個地方有什麼可逛之處，看著怪怕人的。」賈珠笑道：「這都是聖人垂教後世，勉人為善的意思。譬如世上的人，顯然為惡的，國有常刑，惟有惡在隱微，國法所不能及的，死後必入地獄。所以這頭一層地獄，就是王莽、曹操、秦檜這一干人。第二層就是李林甫、盧杞、蔡京這一干人。這些人都是永世千年不得脫生的，其餘的罪犯俱是有年限的，年限一滿，就放去脫生，或人或畜皆視其罪之輕重，臨時分別酌定。這東邊一帶都是男獄，西邊一帶都是女獄。老太太既然看著害怕，也不必盡行開看，只揀愛看的看一兩處也就是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古來的人，我們也不必看他，我們也做不出他們的那樣事來，只撿如今世上常有的罪孽看一兩處罷了。」賈珠答應，便吩咐鬼卒，把現在的「速報司」的獄門打開。

賈母等進去一看，但覺冷氣逼人，裡面嚎天動地哭聲震耳，也有上刀山的，也有下油鍋的，也有剖腹挖心的，也有凌遲支解的，也有碓舂磨磨的，種種悽慘不一而足。賈母見了，惟有合掌念佛，悲憐嗟歎而已。鳳姐在賈母背後，嚇得粉面焦黃，渾身打戰，忙把賈母拉了一把道：「老太太，我不看這個了。你瞧那些男人們赤身露體，血跡淋漓的，又害怕又磕磣。咱們到西邊女獄裡看看去罷。」

賈母點點頭兒，正要命賈珠鎖門，只聽裡面有人一聲大叫道：「來的不是老太太麼？救我一救罷，二嫂子，我再不敢了。

「賈母聞言，留神一看，只見陰山背後跳出一個後生來，赤條精光，面黃肌瘦的跪在面前。鳳姐眼快，早已瞧見，認得是賈瑞，不由的滿臉通紅，連忙躲了出去。賈母老眼昏花，看不出是誰，忙問道：「你是誰家的孩子，年輕輕兒的犯了什麼罪了？」賈瑞

哭道：「老太太，不認得孫子了麼？我的名字叫賈瑞，家塾裡的先生，就是我爺爺。」賈母又仔細一看，這才認出他來了，忙問道：「你是瑞兒麼，你犯了什麼罪了？你告訴我，等我給你求求你姑老爺，再看你的造化罷。噯！小人兒家，活著總不肯學好，這會子才後悔了。」賈瑞磕頭道：「老太太，你只教我二嫂子開個恩，他說一聲兒，我的罪孽就滿了。二嫂子，我再不敢了，你怎麼躲著走了呢？」賈母不解其意，回頭向鳳姐道：「你聽這個瑞兒小子，怎麼要你開恩說一聲兒，我也不明白他的話。你到底知道他犯了什麼罪了，你可記得他頭裡是什麼病死的？」鳳姐紅了臉道：「這個老太太說的話，我可知道他犯了什麼罪了呢？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病死的。老太太只問他，教他自己說就是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你才沒聽見，他說教你開恩說一聲呢麼。」鳳姐把頭一扭道：「他可教我開個什麼恩呢，可又教我說一聲兒什麼呢？」只聽賈瑞在內哭喊道：

「二嫂子，你饒了我罷，我再不敢了。你可教我把那些話當著老太太說得出口來麼？」鳳姐道：「罷了，老太太也不必追究他的罪過，只問他改了沒有？」賈母未及回答，又聽賈瑞在內哭道：「二嫂子，我改了，我改了，我通改了。」賈珠原是極聰明的人，聽見他們這些話，忙道：「老太太請出來罷，等我問問他去。」

於是，賈母、鳳姐都走了出來，賈珠剛走進去，賈瑞忙拉住哭道：「大哥哥，你救我罷，我凍的受不得了。」賈珠道：

「瑞老大，你幾時來的，我怎麼不知道你在這裡呢？虧你是大家子的子弟，我才聽見你和你二嫂子說的那些話，你還是個人嗎？」賈瑞哭道：「大哥哥，我並沒乾逆理的事。那年東府裡的大老爺生日，我在花園裡遇見我二嫂子，我原年輕不懂事，和二嫂子說了兩句不知好歹的話，並沒別的事。我就是從那一天得了相思病，再沒得好就死了的。大哥哥只問我二嫂子就知道了。」賈珠冷笑道：「這是你自作自受，我也管不了許多。

「賈瑞又跪下百般的哀告。賈珠道：「你到底是真改，是假改呢？」賈瑞道：「這會子把我罰在陰山背後，凍的我真真的受不得了，怎麼還不是真改麼？」賈珠道：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你既能真改，等我回去求求姑老爺，看你的福分罷了。」

說著，便吩咐鬼卒們好生看待賈瑞，先給他兩件衣服，暫且遮體。說罷，出來吩咐把獄門封鎖妥當，便把賈瑞的話回明了賈母，又吩咐鬼卒將西邊的「顯報司」獄門打開，賈母、鳳姐一齊進去觀看。

但見裡面陰風慘慘，刀山油鍋之類，一如男獄。忽見中間有大磨一盤，把一個女人倒懸入磨，磨的只剩下下半截子雪白的兩隻光腿，一雙小腳兒。鳳姐見了，由不得心膽俱裂，低聲向司棋道：「你看，這也不知是誰家的媳婦兒，不知犯了什麼罪了，磨的這樣可憐。你看他這兩條腿這樣雪白細嫩的，一定是個年輕的俊人物兒。」司棋未及回答，鮑二家的道：「前兒晚上，我看見司棋姐姐洗腳，他那個腿比他這個腿還白些兒呢。

「司棋便啐了他一口，鳳姐握著嘴笑道：「你聽這混帳東西，他就信著嘴兒混唚了，虧了大爺和秦相公都沒進來呢。」賈母聽見也笑道：「浪蹄子，這麼嘴尖舌快的，你跟了我到東邊看去罷。」

這裡鳳姐帶了司棋，便向西轉了一個彎子，只見西北犄角上放著一個大缸，滿滿的盛著一缸醶醋，裡頭泡著一個赤條精光的婦人，仔細一看，模樣兒與鳳姐一般，嚇得司棋面面相覷，不敢言語。鳳姐自己也嚇呆了，定了一定神，問道：「你是誰家的媳婦？」那婦人也道：「你是誰家的媳婦？」鳳姐又道：

「你姓什麼？」那婦人也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鳳姐心中一急，便拉了那婦人的膀臂往上一拉，只見那婦人「撲」的一聲躥了出來，赤條精光站在面前，恰像白羊一般。鳳姐細看他渾身上下，沒一處不酷肖自己，不覺羞的滿臉通紅，忙揭起自己的衣襟來，給他遮蓋。只見那婦人上來，把鳳姐一抱，忽然間蹤影全無，嚇得鳳姐和司棋目瞪口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鳳姐心下恍然大悟，把平日吃醋的心腸，立刻就冰消雪化了。

司棋也猜著幾分兒，只是不敢言語，只得攙了鳳姐過東邊來。看時，只見一座刀山，萬鋒攢立。賈母在那裡手指一人，罵道：「沒良心的老豬狗，這是你自作自受，誰能救你呢。」

鳳姐看時，卻是馬道婆四腳拉叉的插在刀山之上，只叫「老太太開恩救命罷，我再不敢鎮魘人了」。鳳姐拉了賈母道：「老太太，別理他。這個老娼婦，這才使得該著呢。」賈母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裡果然報應不爽。你們小人兒家可該害怕不害怕呢？」鳳姐道：「怎麼不害怕呢，嚇得我腿肚子都轉了筋了。逛什麼呢，怪怕人的。老太太，咱們早些回去罷。」賈母道：

「也罷了，再往後看也不過總是些受罪的人，沒的瞧著心裡怪不忍的。」

鳳姐忙攙了賈母，轉身將要出來，忽見裡面跑出一個披枷帶鎖蓬頭垢面的婦人來，拉住賈母的衣襟，大哭道：「老太太，救我一救罷，我再不敢黑心亂肝花的了。」賈母倒退了兩步，仔細瞧他遭撓的竟不像個人形，那裡還認得出誰來呢？只聽鳳姐在後叫道：「你不是趙姨娘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二奶奶，你救我一救罷，大人不記小人過，我也不敢在你們跟前使黑心了。

賈母再仔細一看，不是趙姨娘是誰呢，因罵道：「混帳老婆，你也想想，你在家裡我和你老爺、太太那一個待你不好呢？你不過養了個不成器的小子罷咧，你就成精做怪的，安起壞心來了。你自己說罷，這會子受罪還是不該的麼？」趙姨娘不住的磕頭，哀告道：「老太太，我再不敢胡言亂道了。老太太也別看我和環哥兒，只看三姑娘的分上開一點兒恩罷。」賈母雖惱他行為不端，到底終有慈念，聽見他說出探春來，也由不得傷心落淚，道：「也罷，你且去著，等我回去求求姑老爺，你聽信兒就是了。」趙姨娘磕頭叩謝而去。

鳳姐攙了賈母走出獄門，賈珠就吩咐關門上鎖，又請問「老太太，還逛不逛？」賈母笑道：「這都沒把人嚇壞了，還逛什麼呢，回衙門去罷。」賈珠便吩咐抬進轎來，賈母和鳳姐一起上了轎，出了虎頭門，仍由舊路而回。

鳳姐在轎內只見秦鍾扶著他的轎桿，因問道：「你怎麼眼錯不見的又跑到那裡去了？」秦鍾道：「那裡一開獄門，我早就溜進去了，各處裡看了一個夠。聽見老太太要回衙門，我才跑了來的。」鳳姐道：「你都看了些什麼呢？」秦鍾道：「我看見的什麼？多著呢。」請聽下回細說罷。